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UND PROJECT



蓝色东欧  
第4辑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

高兴 / 主编



## 温柔的野蛮人

[捷克] 博胡米尔·赫拉巴尔 / 著

彭小航 / 译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Bohumil Hrabal*

EZNY BARBAR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NEZNY BARBAR

## 温柔的野蛮人

*Bohumil Hrabal*

[捷克] 博胡米尔·赫拉巴尔 / 著

彭小航 / 译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温柔的野蛮人 / (捷克) 博胡米尔·赫拉巴尔著 ;  
彭小航译.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7.3  
(蓝色东欧 / 高兴主编. 第4辑)  
ISBN 978-7-5360-8223-6

I. ①温… II. ①博… ②彭… III. ①中篇小说—捷克—现代 IV. ①I52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18238号

合同版权登记号: 图字 19-2015-003 号

NEZNY BARBAR

BOHUMIL HRABAL

Copyright © Mr. Daniel Roth, Zürich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人: 詹秀敏  
丛书策划: 朱燕玲 孙虹  
出版统筹: 李倩倩 夏显夫 欧阳佳子  
责任编辑: 黎萍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供图: 子夏  
装帧设计:  棱角视觉  
ANGULAR VISION

---

书 名	温柔的野蛮人 WEN ROU DE YE MAN REN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 334 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3.75 2 插页
字 数	61,000 字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

本书中文专有版权归花城出版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 记忆，阅读，另一种目光

---

(总序)

高兴

昆德拉说过：“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前十年中。”我想稍稍修改一下他的说法：“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童年和少年中。”童年和少年确定内心的基调，影响一生的基本走向。

不得不承认，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俄罗斯情结和东欧情结。这与我们的成长有关，与我们的童年、少年和青春岁月有关。而那段岁月中，电影，尤其是露天电影又有着怎样重要的影响。那时，少有的几部外国电影便是最最好看的电影，它们大多来自东欧国家，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是我们童年的节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们还是我们的艺术启蒙和人生启蒙，构成童年最温馨、最美好和最结实的部分。

还有电影中的台词和暗号。你怎能忘记那些台词和暗号。它们已成为我们青春的经典。最难忘的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是啊，暴风雨来了。’”“看，这座城市，它就是瓦尔特。”简直就是诗歌。是我们接触到的最初的诗歌。那么悲壮有力的诗歌。真正有震撼力的诗歌。诗歌，就这样和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紧紧地连接在了一道。

还有那些柔情的诗歌。裴多菲，爱明内斯库，密茨凯维奇。要知道，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读到他们的诗句，绝对会有触电般的感觉。而所有这一切，似乎就浓缩成了几粒种子，在内心深处生根，发芽，成长为东欧情结之树。

然而，时过境迁，我们需要重新打量“东欧”以及“东欧文学”这一概念。严格来说，“东欧”是个政治概念，也是个历史概念。过去，它主要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七个国家。因此，在当时，“东欧文学”也就是指上述七个国家的文学。这七个国家，加上原先的东德，都曾经是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

一九八九年底，东欧发生剧变。此后，苏联解体，华沙条约组织解散，捷克和斯洛伐克分离，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相继独立，所有这些都不断改变着“东欧”这一概念。而实际情况是，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甚至都不再愿意被称为东欧国家，它们更愿意被称为中欧或中南欧国家。同样，不少上述国家的作家也竭力抵制和否定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东欧是个高度政治化、笼统化的概念，对文学定位和评判，不太有利。这是一种微妙的姿态。在这种姿态中，民族自尊心也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但在中国，“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早已深入人心，有广泛的群众和读者基础，有一定的号召力和亲和力。因此，继续使用“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我觉得无可厚非，有利于研究、译介和推广这些特定国家的文学作品。事实上，欧美一些大学、研究

中心也还在继续使用这一概念。只不过，今日，当我们提到这一概念，涉及的就不仅仅是七个国家，而应该包含更多的国家：立陶宛、摩尔多瓦等独联体国家，还有波黑、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黑山等从南斯拉夫联盟独立出来的国家。我们之所以还能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是因为它们有着太多的共同点：都是欧洲弱小国家，历史上都曾不断遭受侵略、瓜分、吞并和异族统治，都曾把民族复兴当作最高目标，都是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相继获得独立，或得到统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走过一段相同或相似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九八九年后又相继推翻了共产党政权，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后，又几乎都把加入北约、进入欧盟当作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这二十年来，发展得都不太顺当，作家和文学都陷入不同程度的困境。用饱经风雨、饱经磨难来形容这些国家，十分恰当。

换一个角度，侵略，瓜分，异族统治，动荡，迁徙，这一切同时也意味着方方面面的影响和交融。甚至可以说，影响和交融，是东欧文化和文学的两个关键词。看一看布拉格吧。生长在布拉格的捷克著名小说家伊凡·克里玛，在谈到自己的城市时，有一种掩饰不住的骄傲：“这是一个神秘的和令人兴奋的城市，有着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生活在一起的三种文化优异的和富有刺激性的混合，从而创造了一种激发人们创造的空气，即捷克、德国和犹太文化。”<sup>①</sup>

克里玛又借用被他称作“说德语的布拉格人”乌兹迪尔的笔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形象的、感性的、有声有色的布拉格。这是一个具有超民族性的神秘的世界。在这里，你很容易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这里有幽静的小巷、热闹的夜总会、露天舞台、剧院和形形色色的小餐馆、小店铺、小咖啡屋和小酒店。还有无数学生社团和文艺沙龙。自然也有五花八门的妓院和赌场。布拉格是敞开的，是包容的，是休闲的，是艺术的，是世俗的，有时还是颓废的。

---

<sup>①</sup> 见伊凡·克里玛《布拉格精神》第44页，崔卫平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布拉格也是一个有着无数伤口的城市。战争、暴力、流亡、占领、起义、颠覆、出卖和解放充满了这个城市的历史。饱经磨难和沧桑，却依然存在，且魅力不减，用克里玛的话说，那是因为它非常结实，有罕见的从灾难中重新恢复的能力，有不屈不挠同时又灵活善变的精神。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布拉格的话，克里玛觉得就是：悖谬。悖谬是布拉格的精神。

或许悖谬恰恰是艺术的福音，是艺术的全部深刻所在。要不然从这里怎会走出如此众多的杰出人物：德沃夏克，雅那切克，斯美塔那，哈谢克，卡夫卡，布洛德，里尔克，塞弗尔特，等等。这一大串的名字就足以让我们对这座中欧古城表示敬意。

布拉格如此，萨拉热窝、华沙、布加勒斯特、克拉科夫、布达佩斯等众多东欧城市，均如此。走进这些城市，你都会看到一道道影响和交融的影子。

在影响和交融中，确立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十分重要。不少东欧作家为此做出了开拓性和创造性的贡献。我们不妨将哈谢克和贡布罗维奇当作两个案例，稍加分析。

说到捷克作家哈谢克，我们会想起他的代表作《好兵帅克》。以往，谈论这部作品，人们往往仅仅停留于政治性评价。这不够全面，也容易流于庸俗。《好兵帅克》几乎没有什么中心情节，有的只是一堆零碎的琐事，有的只是帅克闹出的一个又一个的乱子，有的只是幽默和讽刺。可以说，幽默和讽刺是哈谢克的基本语调。正是在幽默和讽刺中，战争变成了一个喜剧大舞台，帅克变成了一个喜剧大明星，一个典型的“反英雄”。看得出，哈谢克在写帅克的时候，并没有考虑什么文学的严肃性。很大程度上，他恰恰要打破文学的严肃性和神圣感。他就想让大家哈哈一笑。至于笑过之后的感悟，那就是读者自己的事情了。这种轻松的态度反而让他彻底放开了。借用帅克这一人物，哈谢克把皇帝、奥匈帝国、密探、将军、走狗等等统统给骂了。他骂得很过瘾，很解气，很痛快。读者，尤其是捷克读者，读得也很

过瘾，很解气，很痛快。幽默和讽刺于是又变成了一件有力的武器，特别适用于捷克这么一个弱小的民族。哈谢克最大的贡献也正在于此：为捷克民族和捷克文学找到了一种声音，确立了一种传统。

而波兰作家贡布罗维奇与哈谢克不同，恰恰是以反传统而引起世人瞩目的。他坚决主张让文学独立自主。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贡布罗维奇的作品在波兰文坛显得格外怪异离谱，他的文字往往夸张扭曲，人物常常是漫画式的，他们随时都受到外界的侵扰和威胁，内心充满了不安和恐惧，像一群长不大的孩子。作家并不依靠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是主要通过人物荒诞怪僻的行为，表现社会的混乱、荒谬和丑恶，表现外部世界对人性的影响和摧残，表现人类的无奈和异化以及人际关系的异常和紧张。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就充分体现了他的艺术个性和创作特色。

捷克的赫拉巴尔、昆德拉、克里玛、霍朗，波兰的米沃什、赫伯特、希姆博尔斯卡，罗马尼亚的埃里亚德、索雷斯库、齐奥朗，匈牙利的凯尔泰斯、艾什特哈兹，塞尔维亚的帕维奇、波帕，阿尔巴尼亚的卡达莱……如此具有独特风格和魅力的当代东欧作家实在是不胜枚举。

某种程度上，东欧曾经高度政治化的现实，以及多灾多难的痛苦经历，恰好为文学和文学家提供了特别的土壤。没有捷克经历，昆德拉不可能成为现在的昆德拉，不可能写出《可笑的爱》《玩笑》《不朽》和《难以承受的存在之轻》这样独特的杰作。没有波兰经历，米沃什也不可能成为我们所熟悉的将道德感同诗意紧密融合的诗歌大师。但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语言的局限以及话语权的控制，东欧文学也极易被涂上浓郁意识形态色彩。应该承认，恰恰是意识形态色彩成全了不少作家的声名。昆德拉如此。卡达莱如此。马内阿如此。赫尔塔·米勒亦如此。我们在阅读和研究这些作家时，需要格外地警惕。过分地强调政治性，有可能会忽略他们的艺术性和丰富性。而过分地强调艺术性，又有可能会看不到他们的政治性和复杂



性。如何客观地、准确地认识和评价他们，同样需要我们的敏感和平衡。

一个美国作家，一个英国作家，或一个法国作家，在写出一部作品时，就已自然而然地拥有了世界各地广大的读者，因而，不管自觉与否，他，或她，很容易获得一种语言和心理上的优越感和骄傲感。这种感觉东欧作家难以体会。有抱负的东欧作家往往会生出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他们要用尽全力将弱势转化为优势。昆德拉就反复强调，身处小国，你“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别无选择，有时，恰恰是最好的选择。因此，东欧作家大多会自觉地“同其他诗人，其他世界，和其他传统相遇”（萨拉蒙语）。昆德拉、米沃什、齐奥朗、贡布罗维奇、赫伯特、卡达莱、萨拉蒙等等东欧作家都最终成为“世界性的人”。

关注东欧文学，我们会发现，不少作家，基本上，都在出走后，都在定居那些发达国家后，才获得一定的国际声誉。贡布罗维奇、昆德拉、齐奥朗、埃里亚德、扎加耶夫斯基、米沃什、马内阿、史沃克莱茨基等等都属于这样的情形。各种各样的原因，让他们选择了出走。生活和写作环境、意识形态原因、文学抱负、机缘等，都有。再说，东欧国家都是小国，读者有限，天地有限。

在走和留之间，这基本上是所有东欧作家都会面临的问题。因此，我们谈论东欧文学，实际上，也就是在谈论两部分东欧文学：海外东欧文学和本土东欧文学。它们缺一不可，已成为一种事实。

在我国，东欧文学译介一直处于某种“非正常状态”。正是由于这种“非正常状态”，在很长一段岁月里，东欧文学被染上了太多的艺术之外的色彩。直至今日，东欧文学还依然更多地让人想到那些红色经典。阿尔巴尼亚的反法西斯电影，捷克作家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保加利亚的革命文学，都是典型的例子。红色经典当然是东欧文学的组成部分，这毫无疑问。我个人阅读某些红色经典作品时，曾深受感动。但需要指出的是，红色经典并不是东欧文学的全

部。若认为红色经典就能代表东欧文学，那实在是种误解和误导，是对东欧文学的狭隘理解和片面认识。因此，用艺术目光重新打量、重新梳理东欧文学已成为一种必须。为了更加客观、全面地翻译和介绍东欧文学，突出东欧文学的艺术性，有必要颠覆一下这一概念。蓝色是流经东欧不少国家的多瑙河的颜色，也是大海和天空的颜色，有广阔和博大的意味。“蓝色东欧”正是旨在让读者看到另一种色彩的东欧文学，看到更加广阔和博大的东欧文学。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定稿于北京

**主编简介：**高兴，诗人、翻译家，一九六三年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世界文学》主编。曾以作家、翻译家、外交官和访问学者身份游历过欧美数十个国家。出版过《米兰·昆德拉传》《东欧文学大花园》《布拉格，那蓝雨中的石子路》等专著和随笔集；主编过《二十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美国卷》（上、下册）、《伊凡·克里玛作品系列》（5卷）、《水怎样开始演奏》、《诗歌中的诗歌》、《小说中的小说》（2卷）等大型图书。主要译著有《梵高》《黛西·米勒》《雅克和他的主人》《可笑的爱》《安娜·布兰迪亚娜诗选》《我的初恋》《索雷斯库诗选》《梦幻宫殿》《托马斯·温茨洛瓦诗选》等。

## 酩酊亦清醒

---

(中译本前言)

彭小航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博胡米尔·赫拉巴尔出生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摩拉维亚地区。奥匈帝国解体后，摩拉维亚成为了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后来捷克共和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九七年，赫拉巴尔传奇的一生在这片昔日的帝国上演，他的命运也如同二十世纪的中欧一样跌宕起伏。

青少年时期的赫拉巴尔在图书的陪伴下，从不折不扣的“小混混”成长为如痴如醉的“文学青年”，中学毕业后考入中欧最古老的大学——布拉格查理大学法学院。纳粹时期，捷克高校被强行关闭，暂时离开学校的赫拉巴尔成为了铁路工人和列车调度员。一九四五年拿到法学博士学位后，他并没有从事律师工作，先后做了推销员、保险公司职员、炼铁工人、废

纸回收工和剧院“龙套”等，从这些经历中，他饱尝人间冷暖，结识了许多在社会底层生活的平民百姓，也为日后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六十年代捷克斯洛伐克文学电影“新浪潮”时期，也是赫拉巴尔文学生涯的黄金期。每周四是捷克斯洛伐克新书开售的日子，只要有赫拉巴尔作品上市的周四，各大书店门口都会排起长队，新书一上架就被抢购一空。但“布拉格之春”后，赫拉巴尔的作品遭禁，印刷好的书稿被直接送往废纸厂，此后二十余载他只能通过地下出版社发行作品。东欧剧变后，赫拉巴尔的新旧作品相继问世，许多书被翻译成多国语言，把捷克文学传遍世界。晚年的赫拉巴尔与十多只猫栖居乡间，偶尔也在布拉格的酒馆里和友人畅饮高歌。一九九七年，他从医院病房的窗户跳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逝世前，他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我刚开始创作时，一心只想学好写作。但现在，我全身心地领会到了老子所谓‘无为而无不为’。如今我到达了虚无的顶峰——这也是生命的真谛。”

赫拉巴尔的生活经历，在许多人看来是“非主流”。但恰恰是这些“非主流”经历成就了他大量寓意深刻而不失风趣的作品，《温柔的野蛮人》就是其中之一。

《温柔的野蛮人》取材自作者的亲身经历，记录了赫拉巴尔、弗拉基米尔·包德尼克和埃贡·蓬迪三人间的深厚友谊，赫拉巴尔也以此纪念英年早逝的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尔是一名机床操作工，同时也是位卓有成就的版画家，是二战后捷克艺术界的代表人物之一。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路边的一草一木，甚至工厂里的零部件，都能触动他的灵魂。他和赫拉巴尔在工厂里相识，从此成为了一生的挚友，直到弗拉基米尔以自己一直“追求”的上吊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虽然用赫拉巴尔的话来说，他“拥有那个时代的一切陋习”，但他对待工作兢兢业业，对身边的人和事总是满腔热情。生命对于弗拉基米尔来说，更像是个玩笑。埃贡·蓬迪原名兹宾内克·费什尔，是诗人、散文家、翻译家、哲学家，捷克斯洛伐克地下文学代表人物之

一。蓬迪年轻时就选择了典型的波西米亚生活方式，漂泊不定，没有固定的工作，连政治主张和哲学流派也变幻无常。这样一位喜怒无常、疯疯癫癫的人物，为三人的友谊带来了不少乐趣。他的墓志铭是：“对生与死嗤之以鼻吧，这儿躺的是兹宾内克·费什尔。”

正如赫拉巴尔的其他小说一样，《温柔的野蛮人》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是像拼贴画一样，通过许多记忆的片段，呈现出三位好友相处时的点点滴滴。这其中有的故事荒诞诡异，有的令人忍俊不禁，有的激情洋溢，有的充满无奈，所有这些故事组合在一起，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弗拉基米尔和真实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读者能够从风格迥异的小片段中看到一个对生活充满景仰和虔诚却永远无法摆脱生之痛苦的弗拉基米尔。相信无论何种性格的读者，都能从一些片段中感受到强烈的共鸣和心灵的触动。

赫拉巴尔被誉为“最捷克的作家”，浓浓的捷克味儿是他作品的最大特点。啤酒是捷克民族的关键词之一，也是《温柔的野蛮人》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稍微夸张地说，书中的片段不是发生在酒馆，就是在去酒馆或从酒馆出来的路上。赫拉巴尔曾戏言：“人在东欧，没法儿清醒地活着。”

《温柔的野蛮人》将深刻的哲理和朴实的对话相结合，呈现出赫拉巴尔独有的风格。翻译时，译者尽量保留了原著的情感和风格，由于书中常用古语、方言和外来词汇，难免有翻译不到位之处，恳请各位读者多多包容、指正。

记忆，阅读，另一种目光

## 目 录

## CONTENTS

---

记忆，阅读，另一种目光（总序） / 高兴 / 1

酩酊亦清醒（中译本前言） / 彭小航 / 1

温柔的野蛮人 / 1

向弗拉基米尔·包德尼克致敬 / 91

## 温柔的野蛮人

弗拉基米尔堪称感官想象大师，他总是不断尝试死亡，只为体验死而复生、重返青春的感觉。他铆足劲一头撞向墙壁，想穿墙而过，再顺着脐带回到一切的开端，回到创世的第一个礼拜。于是他既和这世界一样苍老，又和拂晓与新叶一般天真。弗拉基米尔从不把他那不断重生、越来越年轻的生命当回事，他拿它冒险，敢于让它经历烈火的考验。因此，他热爱疼痛。如果外界不给他疼痛，他就自己制造疼痛。他只对自己和自己的组成元素负责，用版画的形式升华作画的材料。

他将几个神话故事刻成了版画：狄俄尼索斯<sup>①</sup>的故事，这位英俊的醉汉给他创作的灵感；以及安泰俄斯<sup>②</sup>的故事，这位英雄每当体力衰减时，唯一恢复元气的办法就是触碰地面。令弗拉基米尔心潮澎湃的，有泥瓦匠的搅拌机及其元件，熔焦油的锅炉，手提电钻，还有乙

---

① 狄俄尼索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

② 安泰俄斯，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其母为大地女神盖亚。

烧瓶，它的橡胶管和喷嘴静静地缠绕着，发出蓝光，还有焊烙铁，喷灯，冷柜里白色的冰块，粉刷匠，溅到报纸上的涂料，内裤上精液的污渍，染血的床单……

在弗拉基米尔身上拥有那个时代的一切陋习：精怪做作、过敏易怒、故作天真、教条主义、无畏忧郁、做白日梦、厌恶领带、爱喊口号、爱出风头、小肚鸡肠、知识分子的趾高气扬、奴颜婢膝、爱讲排场、猥琐下流、爱扯是非、歇斯底里、自作多情、多疑多虑……

但先进机器能做到的，弗拉基米尔都能做到。他能把混合气直接送到火花塞底下，跳过化油器挥发的过程，也能将最普通的事物直接上升到超然的境界，这对操作者的要求可是相当高的，但弗拉基米尔就是有这本事。他的头脑能承受的压力大于一切物质所能承受的最大压力，和梵高、蒙克和波洛克一样。因此，情感对于他来说等同于健康。唯有这样他才能为科学的想象力奠定基础，只有通过对心爱事物的主观情感，他才能感受到客观的时代精神。他的版画是世俗唯物主义思想的体现，他本人是富有创造力的无产阶级，以创作和新思想来颂扬人类的劳动成果，同那些倡导积极表达爱、积极改变世界的人为伍。他从社会契约中只提取了义务的那部分，他自己以及在自己身上做过的实验表明，宣战只可能对自己宣战，摧毁的土地只可能是自己的领地。他



的一生不仅证明剥削已成为过去，还以创造性爆炸主义<sup>①</sup>的名义消灭了阶级斗争，因为凭着宇宙赋予的和自己创造的东西他能活得挺好。

卡博朗顿牌砂轮火花四射地磨去钢铁上的瑕疵，弗拉基米尔认为这些砂轮不仅是每个人的榜样，更是全社会的榜样。我在玻尔金卡<sup>②</sup>的座钟车间工作过半年，每当弗拉基米尔走进车间，看到生产线上十个戴眼镜的磨砂工人操作着十个砂轮时，他总是那么感动，眼都不眨一下，屏息凝神，为他所看到的和他曾想象的场面惊讶……

有一回我和弗拉基米尔从科洛福第酒馆（老人家叫它普吉利酒馆）出来，一边进行着热烈的讨论。我们经过放在人行道上的一个摇篮时，听见里头的婴儿在哭泣，这时弗拉基米尔僵住了，他分析了一下孩子的哭声，几步走向摇篮边，掀开棉被，从小孩儿头边取出一个燃着的烟头。他夸张地给我展示那烟头，然后像踩死一只恶心的昆虫一样踩灭了它。有人从开着的窗户扔下了这根烟头。当我们继续往前走时，他说：“博士，您不会给我买纸和颜料的，对吧？要是您给我买，您猜

---

① 爆炸主义，弗拉基米尔创造的流派。

② 玻尔金卡，捷克钟表制造商。